

《竹与剑》之二

大龙头



柳残阳作品全集

大龙头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龙头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 彦

大 龙 头

——《竹与剑》之二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4 印张 8 插页 514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332—8/I·284

(全套定价:67.20 元)本套定价:33.60 元

目 录

二十五、道心明	同流不污		(379)
二十六、刀剑会	搏命巾扬		(397)
二十七、魔刃寒	仍是英雄		(416)
二十八、战奏捷	英雄气短		(425)
二十九、患未绝	议制机先		(447)
三十、出奇谋	苦肉之计		(463)
三十一、为月老	父女情深		(472)
三十二、风雪夜	有凤求凰		(497)
三十三、连双心	爱绾两结		(511)
三十四、明鸳盟	风雪归客		(518)
三十五、虎头牢	巧计得售		(538)
三十六、玉人心	如海底针		(555)

三十七、复将战	英雄儿女		(565)
三十八、巾再扬	雪满弓刀		(584)
三十九、身诱敌	刃旋杖舞		(598)
四十、为旧情	宁当大难		(611)
四十一、血烟漫	仇凝于死		(627)
四十二、雄骄颓	壮士无颜		(646)
四十三、大尊派	桥前胁令		(659)
四十四、计就计	驭剑如龙		(674)
四十五、幻影茫	白刃断仇		(690)
四十六、离险地	笑释奇谋		(706)
四十七、巧成书	终歼大患		(720)
四十八、甘继苦	春溢傲节山		(745)

一、赌命斗 抛巾断魂

唇角痉挛了一下，熊无极冷冷的道：

“这不叫‘出卖’，古桂，仅是‘选择’，我已做了明智的‘选择’！”

“一扇指天”古桂气得连脸色都发了紫，他仰天狂笑，咬牙切齿的道：

“好，好一个明智的选择；熊无极，你这叛徒、奸佞，弃义背信的小人，我们全瞎了眼，错看了你，早该知道你这反复无常的东西不能畀以重任！”

熊无极脸上毫无表情的道：

“随便你怎么说吧，只要我自认不愧良心，不背真理，也就灵台澄净，不觉汗颜了……”

这时，与熊无极私交最厚的“白儒士”游小诗忍不住拍马上前了几步，他又是焦急，又是惶惑的低叫：

“老熊，你，你这是吃错了药，怎么搞出这种场面来？你不要一时糊涂呀，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的胳臂弯子怎能朝外拗？”

熊无极那双青虚虚的小眼深深凝注着他这位情同手足的老友，嗓子沙哑着，他道：

“小诗，我一点也不糊涂，我是在再三思考之下做此决定的，紫帮主宅心仁厚，英明睿智，尤其是一位辨是非，识大体的难得雄主，小诗，他是可以信赖的，能以倚恃的，小诗，你也过来吧，让我们哥俩还是和以前一样，永远连心连意，不可割舍！”

“白儒士”游小诗那张端庄而儒雅的面容不由得一阵红一阵青，他在冷汗涔涔里，有些喘息的道：

“老天爷，看在我俩多年交情的份上，老熊，你就不要求我难堪了，快过来，一切事情有我替你担待！”

摇摇头，坚决的摇摇头，熊无极道：

“小诗，我们相交三十余年来，像是亲骨肉，亲兄弟一样，你知道我脾性古怪，为人暴躁，因此活到这么大年岁并没有交到一个知心的朋友——除了你；只有你关切我，体谅我，使我在孤苦伶仃，浪迹天涯的凄凉岁月里还有一点温暖，一点寄托，我永不会舍弃你，难为你，但是，我却更不能昧着良心舍弃真理，抛扬仁义；小诗，紫帮主是真正崇仁尚义的一位年轻霸才，他能容人，能用人，心胸磊落，度量宽大，我由衷的敬他服他，小诗，我只是选择了他作我理想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离弃你，小诗，我诚恳的希望你过来，让我哥俩重新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真正值得我们溅血舍命的阵线上！”

“白儒士”游小诗目光怔忡、迟疑，又痛苦的凝望着他的老友熊无极——这位由自己推荐始而加入此次行动的老友；而游小诗的心里是难过的，惊异而又迷惘的，他搓着

手，面孔上的肌肉也在一下一下的抽搐……

于是——

一直没开过口的“黑马金衣”古少雄冷凛的启口了，他道：

“熊无极，若是像你这一说，那些厚颜事敌，卖友求荣的叛徒奸逆，全都算是有了明智的‘选择’了？全都能振振有词，推过诿实了，嗯？”

熊无极看了古少雄一眼，语气不善的道：

“你这话说得有欠思忖，古少雄，在我来说，除了游小诗与我是真正的朋友之外，你们各位与我关系泛泛，甚至有些素昧平生，根本就三竿子捞不着边！换句话说，你们也就不见得是我的朋友，而紫千豪与我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他也不见得就会是我的敌人，既然如此了，我要帮哪边只看我自己的抉择，这丝毫不愧对良心，而我也并未出卖你们，更没有厚颜事敌之辱，因为，敌友之分，全凭我怎么去判断了！”

冷森森的一笑，古少雄道：

“好一张巧言令色的利嘴，熊无极，‘金手煞’之名响彻天下，我却奇怪，你是凭什么混到的？”

神色狠厉，双目中煞气盈溢，熊无极暴烈的道：

“你少用你那些讥讽词儿，古少雄，假如你不知道我是凭什么混到今天的地位，嘿嘿，或者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俊美的脸庞上如罩寒霜，古少雄恶毒的道：

“当然，熊无极，我姓古的少不得要领教一番你这叛逆

贼子的那金手煞!”

双目暴睁又阖，熊无极阴沉沉的道：

“好得很，古少雄，我们有的是时间!”

一侧，“铁剑老尼”清尘师太忽然哼了一声，语音沙哑的开了金口：

“各位施主，我们万里迢迢，远自中土赶来西陲，目的是做什么的？是为关施主复仇雪恨呢，抑是来表演唇枪舌剑的？贫尼认为，不论是谁对谁非，我们都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决，老是在这里唠叨不休，于事又有何补？”

那边，“黑白金刚”里的胖和尚——白金刚，已高宣一声佛号，沉沉的道：

“洒家同意清尘师太的说法!”

他的话还刚刚说完，憋了好久的关心玉独子关功伟已摧肝沥血般悲愤至极的狂叫起来：

“各位叔叔伯伯，大师师太，重伤我父的仇人就在眼前，羞辱中原武林一脉的魑魅也在眼前，列位尊长们，我们还等什么？还待什么？这魔鬼只明白暴力，只认得血腥，我们还不用他期冀的这些来诛除此害，更要挨到什么时候啊!”

一直沉默着的“中条山”怪杰“夺月追星”单刖这时也开了口：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今日我们既然接受了‘侠义帖’应邀前来助拳，便需贯彻到底，无可犹豫，各位，该行动了!”

“一扇指天”古桂阴恻恻的颌首，他道：

“不错，该行动了……”

这时——

紫千豪用手中“四弦剑”拂开豹皮头巾，平静无比的道：

“中原朋友们，各位且请稍安毋躁，在干戈之前，各位是否考虑过可用其他比较平和一点的方式来解决此怨？！”

“一扇指天”古桂重重一哼，在冷酷中带着几分讥诮神情的道：

“其他方式？紫千豪，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来，就好像你重伤了‘南剑’关心玉也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使他恢复原状一样，除了以关心玉所遭受的痛苦来报还那使他痛苦的人，我看，天下没有别的变通法子可以代替了！”

一侧，“黑马金衣”古少雄恶毒的道：

“不，古兄，还有法子。”

惊异的看了古少雄一眼，古桂道：

“本家，你的意思？——”

冷森森的一笑，古少雄邪异的道：

“很简单，假如紫千豪愿意将他的头颅割下让我们带回去，这场干戈便可避免，换句话说，也就改变了解决此怨的方式了！”

古少雄言方出口，所有孤竹帮这边的人马全部骤而色变，群情愤激，一双双目光烈火也似的投注在古少雄的脸

上！

古桂大笑一声，连连颌首道：

“对，对，这个法子却也好，紫千豪，你听到了？若是你自愿割下脑袋交我们带回中土，我们便手下留情，放过你的那干爪牙及同路人！”

这种至极的侮辱与逾份的嚣张，就像一团团的烈火投掷在孤竹群豪的心里，把他们的脸，他们的心全烧红了，有些人更忍不住激动得簌簌抖颤，捏指透拳，把眼珠子都要突出了眼眶！

“双钹擒魂”房铁孤蓦然狂吼一声，暴雷似的叱道：

“好一群狂傲放荡的东西，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阎王座前的牛头马面么？可以任意勾魂索魄？呸！你们是做梦！”

古桂神色一变，一变之后又转为和缓，他斜瞅着房铁孤，皮笑肉不动的，逼着嗓音道：

“房铁孤，你乃是‘黑翼门’魁首，算起来和我们一样，亦属中土武林同脉，希望你弄清楚自己的立场身份，斟酌斟酌你该帮着哪一边，我要特别提醒你，房铁孤，不要忘记你本身的基业在中土！”

凄厉的长笑着，房铁孤道：

“古桂，‘咸阳’霸主，你是在威胁我房某人么？你是在指点我得罪你们不起么？”

狠狠的“呸”了一声，房铁孤大叱道：

“中原广阔，各派各门自成一家，谁也管不着谁，谁也主宰不了谁，古桂，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知交，而

地不分南北，只要交情到了就值得为他效命，如今我正是如此，不错，我的基业在中土，但我却宁愿不要你这种出身中土的朋友，如果你想借此要挟我，好得很，今日一战若是你我悻而不死，‘黑翼门’上下随时等着你来挑衅！”

古桂面包铁青，他恶狠狠的道：

“姓房的，你可不要后悔！”

一仰头，房铁孤道：

“当然不后悔！”

此际——

神情凝重，双目冷漠的紫千豪走上一步，他平静的道：

“古桂，‘南剑’关心玉与我较手受伤，这是任何一个习武者都可能遇上的结果，我虽然伤了他，但我却问心无愧，因为，我一未以人多取胜，二未用诈术相欺，完全是凭着本身功夫以硬斗硬，他败了，只能怨他时运不济，如若易地而处，今天我就不会广邀帮手前来启衅！”

古桂冷笑一声，道：

“如此说来，紫千豪，假如你伤在关心玉手下，莫不成就会自认倒霉，不再雪耻了？”

紫千豪淡淡的道：

“不，我会雪耻复仇，但是，我只一个人去！”

一声尖厉的怪叫突然响起，哦，原来是关心玉的独子关功伟，他双目尽赤，悲愤填膺的振臂大呼：

“紫千豪，你这千刀剐，万刀剥的凶手，杀胚，恶徒，你伤了我父，还在这里振振有词的妖言惑众，你你你，你

就要遭报了，中土赶来的各位师伯师父们是不会受你蒙骗而饶过你的……”

后面，“判官令”仇三绝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一闪而上，手指关功伟，冷厉狰狞的大喝：

“下来，姓关的孽种，本座今天便教训教训你这个关家小狗，叫你知道不可胡说八道，混淆黑白！”

关功伟狂叫着就待往下面扑，他前头，脸孔狭长而微透苍白的“夺月追星”单刃出手拦阻，边冷冷的道：

“不准动，贤侄，这第一个出手的轮不上你！”

同时，紫千豪也喝退了仇三绝，他目光巡扫过对方每个人的面孔，末了，又落在古桂脸上：

“为了关心玉一个人的私怨，而至劳师动众，甚至引起一场漫天血腥，我认为实在不值，设若关心玉有力找我再次决斗，我一定赴约。”

“黑马金衣”古少雄哼了一声打断了紫千豪的话，他怒道：

“紫千豪你刁钻，你明明知道关心玉已经重伤成残，无力寻你报仇，你还故作此言搪塞人口？”

两眼精芒电闪，紫千豪冷冷的道：

“你听我把话说完，古少雄！”

茫然的，他又道：

“当然我明白关心玉已无力找我索仇，但是，为了避免伐伤人命过多，我愿意接受任何一位他的至亲好友或支持他的人出来代他雪耻，与我决一死战！”

平静的，他再道：

“公平的决一死战，而不是白白的要我自己割下首级，我还不曾畏缩怯惧到这种地步！”

紫千豪说完了话，中原来人那边一片沉寂，他们彼此交换着眼色，迅速的以目示意，好半晌没有人出声。

搓了搓手，熊无极接口道：

“不错，这是一个最公平而仁慈的方法，我相信你们那边也应该有很多人同意此项方式！”

古桂猛然正视紫千豪，冷森的道：

“你可是出自真心？”

用力点点头，紫千豪道：

“当然！”

残酷的微笑浮上古桂唇角，他阴沉的道：

“假如我方得胜，紫千豪，我们要携你首级回去！”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可以，假如你们派出的那人赢了我，随你们如何处置我的尸体，而且，我保证我的手下及朋友不会干涉！”

悲惶的，仇三绝叫：

“大哥！”

挥挥手，紫千豪道：

“但是，古桂，设若你们派出的代表败了，你也保证其他的人不会一哄而上，且就此全体返回中土？”

略一迟疑，古桂诡异的道：

“当然！”

退后一步，紫千豪低沉的道：

“那么，这个方法你们是接受了！”

双眼的目光阴诡，古桂道：

“我们接受！”

一拂豹皮头巾，紫千豪道：

“很好，那么请你们选派代表！”

古桂哼了哼，回头叫道：

“大家下马！”

于是，在他们纷纷抛镫落地中，紫千豪也走了回来，房铁孤、熊无极、仇三绝与他的四名执事手下连忙围上，仇三绝低促的道：

“大哥，这些人全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挂着侠义招牌，却净做些卑鄙齷齪之事，等会他们输了，一定是毁诺背信群拥而上，还不如干脆就现在大家来一场混战！”

紫千豪静静的道：

“若是他们果真不守信言，那也就怨不得我们要赶尽杀绝了——可是，三绝，并不敢讲，我就一定会赢呢……”

熊无极哧哧一笑道：

“在这等节骨眼上，紫帮主，你就不用再谦虚了，你是包管能胜的，否则，我也不会拍手赞成啦！”

旁边，房铁孤却持重的道：

“虽说少兄功力精湛卓绝，大家都有信心，但还是以小心谨慎为妙，万一轻敌之下有所失闪，那就大大的划不来

了。”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多谢房兄关怀，这一点，我不会疏忽的！”

他又道：

“不论在较斗中进展与结果如何，各位尚请在旁注意对方其他人物的动静，并予密切监视为要！”

房铁孤道：

“你放心，少兄，以外的事全不用你费神了，他们另外的人只要一有异动，我会马上制止！”

扭动着双手粗大指骨，熊无极也道：

“老子豁了命也会挡住他们的，紫帮主，你放手去干吧！”

紫千豪又向仇三绝道：

“三绝，注意应变！”

仇三绝躬身道：

“大哥释念，我自当舍命以赴。”

沉思了一下，紫千豪徐徐的道：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我失手丧生的话，三绝，我的尸体可任由他们处置，而且，孤竹所属一律不得为难他们！”

惊震得全身一哆嗦，仇三绝连声音都带着哽塞了。

“大哥——我——我——”

瞪了仇三绝一眼，紫千豪断然道：

“就是如此，不要多说了！”

一侧，房铁孤叹了口气，道：